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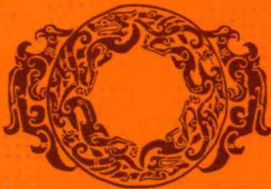


诡玉

GUIYU

夏永瞳◎著

一对如阴魂入侵般诡秘的玉豚
三只鞋头永远向上的神秘红鞋



一座据说风水渐败的百年古宅
带你进入不可触碰的葬玉异事

诡王

夏永瞳◎著
GUIYU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诡玉 / 夏永瞳著. — 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 2009. 1
ISBN 978-7-219-06353-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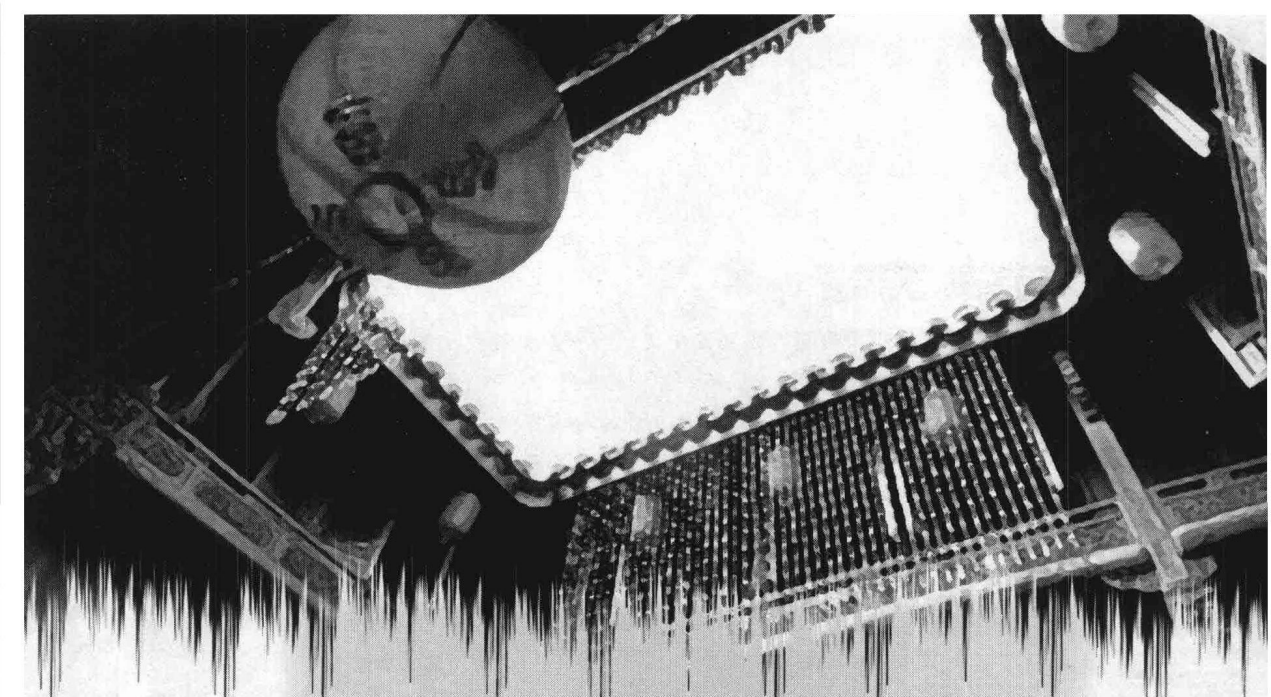
I. 诡… II. 夏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58213 号

监 制 江 淳 彭庆国
策划编辑 罗敏超
责任编辑 罗敏超
责任校对 周月华 彭青梅 张泉英
版式设计 王 霞

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
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
邮 编 530028
网 址 <http://www.gxpph.cn>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广西地质印刷厂
开 本 710mm×990mm 1/16
印 张 14.5
字 数 230 千字
版 次 2009 年 1 月 第 1 版
印 次 2009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219-06353-8/1 • 1090
定 价 23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目录

楔子 1

过了好一会儿，她才勉强镇定下来，听到一阵细碎的铃声由远及近。一个女人在唱歌，歌声很轻，却绵延高亢，勾魂夺魄。柳淑贤的心跳又加快起来。那嗲味十足的嗓音，不是肖柔还能是谁？隔了十年，“她”还是回来了。

第一章 命运转折线 8

有些不孝子孙，见钱眼开，不务农活，把祖上的玉器都拿出来如数变卖，挥霍一空。但石仲、石伯两兄弟绝不会做出这等事情。他们是石伦的直系子孙，在祖宗坟前发过毒誓，一定要将玉器代代相传下去，不能让它落入外姓人手里。

第二章 古宅魅影 22

眼角一扫，似乎感觉三楼有什么东西在动，秦郡抬头，只见三楼走廊上站着个人，海藻般的长发，遮蔽了脸面，一袭灰色长袍，半隐在暗处，好似幽灵鬼魂，默然注视着她。

第三章 葬玉奇谈 37

玉豚巫术的施行方法流传久远，一些关键的细节已经隐晦不清，实施起来，未必能成功，万一中间出现差错，那是很难应对的。再则，所谓的起死回生之术，即是让逝者的魂魄寄宿在活人体内，通过掠夺那人的“思维意识”来获得重生，石仲不愿为了自己的私心而伤害到另一个孩子。

第四章 决心与天斗 51

男人拿过玉豚，一边念念有词地吟诵咒语，一边慢慢将血水涂抹在猪嘴之上。

此时，这对通身碧绿的玉豚，在烛光映照下，散发出一股妖艳邪魅的气息，尤令人称奇的是玉中血滴也随着擦拭而变得越发深邃了。

第五章 事先张扬的自杀 64

通向地下室的楼梯两旁，原本妖艳绽放的花朵，变成黑灰一片，这奇异的花朵，传说能引导亡魂走向重生的彼岸，可是，谁令它变换了颜色？

第六章 初探古宅 78

石珏的心里也同样充满了疑惑，本来王琦的突然自杀就已经叫人摸不着头脑了，楼门前又凭空冒出一只鞋子，还有那打不开的房门，和这天台晾晒的死者衣物，都让他觉得小楼里充满了怪异。

第七章 再探古宅 91

最为令人心悸的是角落里有一组塑料娃娃的照片，仿佛在还原肖柔之子被杀的场面，那娃娃的脑袋被割了下来，涂上血红颜料，虽说是假的，但娃娃的表情却极其诡异，双眸半睁，玻璃眼珠泛出一点幽绿之光，仿似活物。

第八章 暗夜闯入者 105

相传，为了将替身的魂魄招入石雕内，必须在石雕底部刻上那人的姓名及生辰八字。石珏很想看看，这石雕的底部，究竟有没有刻着字。那古老传说是否真实存在？

第九章 不能说的秘密 119

进了榕树林，眼前蓦地黑沉，四周影影绰绰，他放缓了脚步，必须仔细辨认，才能看清前路。虚虚实实，那对碧绿光点始终不肯露出真面目，总在距他十几米远的地方一晃又不见了，待他驻足停步时，又在另一个方向嚶嚶作响。

第十章 蛇洞里的歌声 13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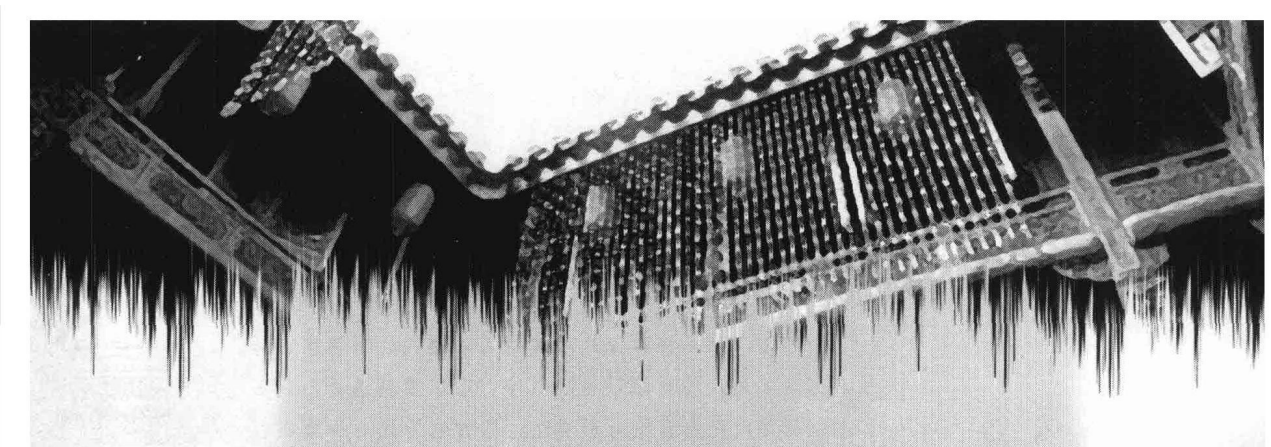
洞里不仅蛇虫密布，而且因其地理结构得天独厚，致使洞里植物生长异常茂盛。洞底的蛇虫动物似乎很怕光，极少出洞，整个洞府，就好似一个半封闭的世界，生长着一些本地几乎绝迹了的生物。

第十一章 逃离诡楼 146

满眼的飞蛾，恐怕有上千只，在地下室外间纷飞乱舞，墙壁上，灯管边，桌椅下，到处爬动着飞虫，那些长满灰绒褐斑的丑陋生灵，不住地扑棱翅膀，稍一碰触，便会散落毒粉细末，叫人皮红肉痒。

第十二章 回不去的从前 160

这时，天色已差不多全黑了，窗外，山峦树冠，只剩下深灰影子，夜风吹过，不知哪儿传来铃铛响声。秦郡把头探出窗外，仰头看，高处传来叮叮当当的声音，就是找不到铃铛的所在。



第十五章 记忆碎片 174

今晚的月亮有些异常，它不是通常所见的那种黄，而是偏向橙色，仿佛被烟火熏燎，散发着诡谲气息。

第十四章 致命的失误 188

映入眼帘的是一块块赎罪石碑，生前有罪的人，为求超生，把一条条尘世中所犯下的罪，都刻在碑上，任人踩踏，每一级台阶下都是罪恶，别人的罪。她的罪，她的罪又该怎样救赎？谁能救救她？

第十五章 杀机重现 201

暗道似一个天然地洞，自然形成。洞壁上爬满植物根须，许多虫子穿梭其间，忙乱奔走。扭摆曲行的多足蜈蚣，指甲盖大的硬壳虫，灰白绒毛的蜘蛛，还有些叫不上名来的丑陋虫子，大大小小，纵横密集，在泥石缝里蠕蠕乱爬。不时有一些附在洞顶植物根须上的虫子被光线所吓，掉了下来，落在两人的肩背和头顶上。

尾声 216

“是吗？”秦郡应道，望着那轻荡的水波，猛觉得一阵惊悚，似是错觉，那涌动的水底下，似乎潜伏着什么隐晦不清，而又让她深感不安的东西。

END

楔子

庭院里，夏蝉嘶叫，夜色凄凉。

林中，树影摇曳，阴霾迷蒙，远处的草丛中传来一阵微响，不知何物，仓皇奔走。柳淑贤瞪大双眼，惊惶四望，神色紧张。

是蛇吧？她叹道。她怕蛇，更怕那比蛇更恐怖的东西。

终于走到石苑大门前，她用力推了推门板，锁得很牢固，但她仍不放心，把电筒光柱往门板上细照，一块巴掌大的红色印迹立即闯入眼帘。

血！

她一惊，忙凑近去看，干透了的红印痕，散发出些许油漆味。

别乱猜，兴许是白天丁薇修缮花房时蹭上去的。她宽慰自己。

可为什么偏偏蹭在这个地方，染成这样的形状，未免太过巧合了？她又疑心，难道……

从那件惨案到现在，足足有十年了。

眼前又出现肖柔那张被江水泡得变了形的脸。

柳淑贤不觉握紧了柴刀，用手电往四周探探，还好，除了那红漆，再没什么异常。她转身走向庭院深处，把角角落落搜个仔细，这才返回小楼。

三层的小楼，柳淑贤占据了顶层朝南的一个房间，弟媳王琦、学徒工丁薇住二楼。当柳淑贤走进一楼客厅时，王琦正缩在藤椅里看书，见她进来，便朝丁薇努努嘴，嘲笑嫂子过于神经质的举动。

尽管丁薇也对柳淑贤每晚临睡前的例行巡夜有些不以为然，却仍习惯性地问：“没什么事吧？”

“没事。”柳淑贤倦怠地答道。

她走上三楼，步子很沉，不知为何，今夜特别疲倦，她意识到自己已年老体衰，不太中用了，不觉悲从中来。



戚戚然，走到房门口，正欲掏钥匙，她猛听到屋里传来怪声，什么东西正一下下执著地撞击木头，间或夹杂着细微的呻吟。难道是……她惊得忘了困乏，连滚带爬跑下楼，大喊丁薇的名字。

丁薇很快跑上楼来。

“我房间……有声音。”她抓着丁薇的手。

“哪有声音？你听错了吧？”见她如惊弓之鸟，丁薇暗自好笑，扶她上楼，走到门前听了听，“好像是窗户没拴好，打在窗框上了。”她推断。

再听那声音，果真像窗扇在敲击窗框，“我出来的时候明明关了窗的。”柳淑贤嘟哝一声，有些羞愧，这么一来，刚才的大惊小怪岂非又沦为笑柄？

“开门看看不就知道了。”丁薇拿过柳淑贤手中的钥匙，打开房门。

昏暗的房间，一页窗扇在吱呀晃动。

“看，我说对了把。”丁薇说着开了灯，跑去拉那扇窗。

“我记得之前关好了的。”柳淑贤执拗地说道。

“也许你记错了。”丁薇正要拉上窗户，猛然惊叫，“谁在外边？”

“谁？是她来了？”

“她？她是谁？”

“她来找我了，来找我了。”柳淑贤失声叫道。

“不是的。”丁薇知她多疑，忙换了副表情安抚道，“可能是野猫跳上房顶，我看错了。”说完话，她关上窗，锁死。

“你骗我！”她不信。

“别乱想，是我眼花看错了。”临走，丁薇又瞄了一眼窗户，神色复杂。

柳淑贤知道丁薇刚才肯定看见了什么，不愿讲。她把手指按在窗栓上，迟疑一下，还是没勇气打开。

窗上嵌着毛玻璃，映出屋外树木的影子，似人似鬼，仔细看去，又辨不清是何物。她看得怔了一下，越发觉得像肖柔，疑心又起，飞快反锁房门爬上床，把那把不离身的柴刀放在枕边，紧靠墙壁，蜷作一团。

深蓝天幕，繁星闪耀，月亮从云端探出头来，俯视着广袤大地，一切处于静寂中。

夜风，在山谷中，飘忽游荡，所到之处，花摇叶颤，你看不到它，却能感觉这股神秘力量的存在，千回百转，风，向着石苑劲吹而去。

不知睡了多久，柳淑贤从梦中醒来，感觉肚皮濡湿，一滴滴温热的液体正从高处跌落下来，掉在她身上。

怎么回事？她伸手去摸床边的电灯开关，不亮，她赶快翻身，摸索电



筒。可不但是电筒，就连柴刀也不见了。

房间里一丝光亮也没有，浓稠的黑幕包裹着她。

“水滴”仍在继续，浸湿了床褥。她谨慎试探，一滴液体落到掌心里。

怎么，是房顶漏雨吗？

可窗外很安静，没有下雨的迹象。

四周黑魆魆的，什么也看不清。她侧着耳朵，努力探查这屋里是否有其他“东西”存在。水滴落在席子上发出声声微响，似有不明物体正侵入她的房间，一种说不出的怪味在弥漫。

哆哆嗦嗦穿了鞋，脑中估摸着屋里家具的摆设位置，她绕过衣柜、桌椅，走到门边。

记得临睡前反锁了门，伸手进口袋，却找不到钥匙。

难道落在床上？

“嗒嗒”鞞着木板拖鞋，她又沿来路走回。

到了床边，摸席子，她害怕找不到钥匙，更惧怕摸到什么可怕的东西。一点点试探着，从床头摸到床尾，什么也没有，除了床铺中间那摊水渍。

不明的液体仍在滴落。

哪怕有一点月光也好，然而她却是怎么也不敢打开窗户的。

那湿液已浸到床边，带着微温。为什么水是温的？现在是半夜，就算屋顶漏水也应该是冷的才对，再说，这几天都没下雨，怎会突然漏水？她思来想去，仍猜不透这滴漏的液体是什么。

越想心越乱，她扑到门前，猛拍门板，大叫丁薇的名字。

或许明天王琦又要嘲笑她的神经质了，她不管了，在这暗黑的屋子里再待下去，她恐怕会疯掉。

大吼大叫了半天，外边仍是一团静寂。

这么喧嚷的声音都听不到，难不成那两个女人睡死了？“死”字划过她的脑海，不祥的感觉深重扑来，她慌得连敲门也没了力气。

四周静得可怕，就连平常聒噪的蝉声也消失了。

外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

她正胡乱猜测着，眼前霍然一亮，几缕光线此刻透过门缝照射进来。

在黑暗中待了太久，她一时难以适应，揉了揉眼皮，贴近门缝，朝外张望。

对面是一堵墙，什么也没有。

隐隐感觉不对劲，柳淑贤想了想，这才意识到眼前的这扇门，与她卧





室的门全然不同。望着门板，她呆了呆，脑子一下转不过弯来，难道她不是在自己房里？刚才摸黑在屋里走动，对桌椅摆设都熟悉至极，她压根没想过这问题。

心下疑惑着，她回过头去打量屋内摆设。

借着门隙漏进的微光，她看出房间里的家具轮廓及摆放位置都没变化，这确实是她的房间。

只有门板不同。

难道有人趁她睡着，偷换了门板？

她当即否定，这怎么可能？

试了试门锁，可以打开，要不要打开呢？

事情太过蹊跷，不祥的预感越来越强，还是赶快出去吧。

柳淑贤又瞄了瞄门缝，外边似乎很平静，她慢慢打开门，探出身子。外边是通道，很窄，仅容两人并肩行走，尽头有个转角，不知通向哪儿。很明显，这里并不是三楼的走廊。

隔着一扇门，里边是熟悉的卧室，外边却是陌生的世界，好似两个不同的空间被拼凑到一起。一旦跨出去，就是另一个世界，柳淑贤有些踌躇，万一回不来了呢？

她又回望了一眼屋内。

门板打开后，走廊上的光线照进卧室，床铺上，原本阴霾的墙壁现出个阴影，一颗女人的脑袋挂在天花板上，微曲的头发，湿了水，蓬乱地贴在脸颊两侧。

十年前，肖柔的尸体从河里打捞上来，脸上盖的白被单，遮不住那海藻般四散的长发，滴答滴答的水渍，浸湿了泥地。

温热的水滴，为什么水是热的？带着“她”的体温，难道“她”又活过来了？

柳淑贤目不转睛地望着天花板。

头颅的角度有些怪异，好似“她”正趴在房顶，蠕蠕往下挤，“她”是要挤进来吗？柳淑贤吓得不能，猛力关门，朝通道拐角跑去。

拐角，拐过去，尽头是一扇小门，别无他路。

又小又窄的木门，活像衣柜的门。

不知门后又会藏着怎样骇人的东西，柳淑贤停住脚，心里挣扎着要不要拉开门。然而，她没有太多的时间思考，拐角那头的房门被“吱呀”打开了，她紧张回头，拐角那端暗了下去，灯光熄灭。她吓得想也不想，拉



开小门。

这似乎真是个柜子，被卡在过道中间的柜子，里边的空间很小。柳淑贤推了推柜壁，试图寻找出路。只几秒，拐角这边的灯也黑了。

无路可逃，她只得跨前一步，进入柜中，合上门。

禁闭在黑暗里，心脏急跳，重击胸腔，一下下，撞得她浑身发颤，就连想倾听外边的动静也不可能，满耳只有那剧烈的心跳声。

“怦、怦、怦……”

过了好一会儿，她才勉强镇定下来，听到一阵细碎的铃声由远及近。一个女人在唱歌，歌声很轻，却绵延高亢，勾魂夺魄。柳淑贤的心跳又加快起来。那嗒咪十足的嗓音，不是肖柔还能是谁？隔了十年，“她”还是回来了。

跃动的烛火光晕一点点从柜门底的缝隙间钻进来，紧接着，不知什么东西在擦拭柜门，发出“啾啾”的声响。

“她”在做什么？柳淑贤不安地猜想。

不一会儿，外边的歌声停止了，铃铛骤然急响。柜门底的光晕闪闪跃动，两个小东西探了进来。柳淑贤一见之下，惊叫起来。那是石家的传世葬玉——玉豚，很久以前就失踪了。

果然是肖柔临死前偷了去。

“她”早就设计着要回来。

柳淑贤终于明白，肖柔不想要她的命，却要让她比死更难受。极度的恐惧倾注在她身上，她反倒萌生了拼死一搏的勇气，她猛力推门，想冲出去跟肖柔拼了。当年既能把这小蹄子逼上绝路，现在她发起威来照样也行。

但门似乎被锁上了，推不开，任她怎么捶打门板，破口大骂，外边一点回应也没有，倒是她，一阵折腾下来，累得气喘吁吁，瘫软在柜里。

烛火不知何时熄灭了。

柳淑贤无意碰到玉豚，浑身战栗。

玉豚冰凉发寒，散发着腐臭的气息。

她想起这两块葬玉的来历，一时间毛骨悚然。

那传说不会是真的吧？她坐立难安，在柜子里上下摸索，心急火燎，急欲寻找出口。

决不能困在这里，这棺材样的柜子，不，这不是棺材！她还不想死。

她急切摸索着，脚下越来越冷，寒气夹着冷风直往身上侵蚀，是巫术在发生作用吗？





她跺着脚，愈想驱散那阴森之气，却愈感觉那气息正源源不断在附着她，她绝望地拍打柜壁，但腐臭味渐显浓烈。她惊悚发抖，不晓得是柜里温度太低，还是无法承受阴魂入侵。

“扑哧——”几声细响由高处传来，拍翅声尤为刺耳。黑暗中，虽看不见，柳淑贤仍能感觉许多细小飞蛾在身边穿梭盘旋，巫术已近尾声了。

“不，不要。”她大叫起来，又发狂地拍打柜门。

不知从何而来的飞虫，密集地扇动翅膀，纷乱飞舞，划过她头发和身躯，横冲直撞。被困在狭小的柜里，躲也无处躲，看又看不见，她只能徒劳地挥动手臂，拍打空气。

终于，那些虫子散去，她大口喘着气，感觉胸腔发闷，疲惫地靠向柜门。

柜门，好似无力承受她的重压，缓慢打开了。

外边仍是黑暗，空气却要比柜里好些。

柳淑贤走了出来，精疲力竭。她扶着墙往回走，拐角那头隐约可见一点微光。她走了过去，离她数米远的地方有扇门，那里边是她的卧室，熟悉的家具，灯火通明。

天花板上悬挂的头颅不见了，只有一个大洞，看来“她”走了。

如同劫后余生，柳淑贤松懈下来，拖着沉重的步伐走进卧室，锁上门，坐在椅子上歇息。一切都过去了，她在地狱转了一圈又回来了。或许这只是个梦，只待她爬上床去睡一觉，明早醒来，丁薇会来叫她吃早餐，然后，她又听到王琦抱怨她昨晚做噩梦大喊大叫。

她的心跳渐渐平缓下来，身体里也聚集了些力量，朝着床铺走去。床铺上天花板的破口处一片漆黑，看不清上边有什么。柳淑贤在屋里走来走去，想找个东西把洞口堵上。

打开柜子，里边空无一物。

拉出抽屉，什么也没有。

不祥的感觉又袭来。

她心惊胆战，跌坐在地。

这房间里的家具布置虽跟她卧室一模一样，却并不是她的房间！

她，被关在另一个空间里。

那个巫术……

她惊恐万分，冲到梳妆台前，拿起镜子。

镜子里是一张涂满脂粉的脸，浓重的粉底，胭脂通红，双眉间点着美



人痣。

这不是肖柔还能是谁？

好似被人一掌打在天灵盖，她眼前金星乱舞。

肖柔进来了……想强占她的身体！

她发出一声怒吼，用力撕扯自己的脸，尖锐的指甲顿时划破了皮肤，血水纵横，但她全然不觉痛，把红艳艳的鲜血涂抹在脸上，她要盖住那张丑恶的脸，那不是她的脸，她柳淑贤，绝不能输给那个放荡的，想夺取她丈夫、家产的贱人。

“出来，你给我出来！”她扯着自己的耳朵，看着血水飞溅，顿时升起一种痛快淋漓的感觉，一直以来担惊受怕，她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。

激愤勃发，心跳加剧，“怦、怦、怦”，好似急劲的鼓点，快要失控，猛然间，仿佛一只无形的手攫住了她的心脏。她痛苦地捂住胸口，猝然倒地，停止了呼吸。



第一章 命运转折线

夏日的午后，艳阳高照，浪花卷起白色泡沫，轻拍堤岸。

风轻云淡，几只黑背长嘴鸟在晴空下惬意翱翔。淡蓝苍穹，滑过一架客机，隐约传来轰隆之声。

尤古，这个旅游业发达的海滨城市，秦郡到来时正值盛夏旅游旺季。黄澄澄的海滩上挤着裹着各式色彩缤纷泳衣的人们，滚滚热浪夹杂着喧嚣人声，迎面袭来，令她望而却步。

于是，她改变了行程，朝海湾东头走去。那儿有几条蜿蜒曲折的街道，聚集了数十家专卖旅游纪念品及古董旧货的店铺。雅致的铺面，古色古香，木制招牌在阳光下散发着怀旧气息。

一切都在意料之外。

二十四小时前，秦郡还没想到会踏足这座城市，半小时前，她还没想到会走进这条街道，数分钟后，她也绝不会想到，一张照片将改变她的旅行路线。

人生，充满了变数，谁也无法预料。

秦郡，大学刚毕业。就在别的同学还在为找工作而辛苦奔波的时候，她已经收到了一家外企的录取通知，一周后正式上班。她决定趁这空隙放松一下，做一次毕业旅行。随手翻开时尚杂志，当即被尤古市迷人的海岸风景震撼了，用最快的速度收拾好行囊，坐车过来。

尤古，是这海滨城市的名字。

仿佛一记重锤，敲在她心头，生生地疼。

记忆的碎片，如潮急涌，冲撞而来……

凄楚的夜，婴儿哭声惨烈。

不知谁的手，在拍打窗户，绝望号啕。





一个浑身血污的男人站直了又倒下，他笨拙地扭动身体，在地上爬行。火车轰鸣，瞬间，把他的凄怆呼叫碾得支离破碎。

长久以来，那些可怕影像总会如约而至，突然在秦郡脑海闪现。当她想探个究竟时，神秘影像又砰然散去，不留痕迹。

秦郡的过往经历与正常人略为不同，她失去了幼年记忆。

十余年前的她，流浪街头，是个小乞丐，幸而被好心人所救，送到了孤儿救助中心。当时的她，孤僻冷漠，完全失去了同龄人的天真活泼。刚到孤儿院时，常躲在衣柜里，封闭自我，不肯见人。孤儿救助中心的心理医生，经过一年持续不懈的努力，总算勉强除去了她心头的恐惧。

随着时间流逝，惊悚往事渐渐淡去，然而，并未完全清除，它们宛若定时炸弹，一旦触及某个敏感点，便会轰然爆裂，叫她头疼心碎。

为了逃脱恐惧，秦郡把所有的心思都投注在学习上，借以转移注意力。

插班上的小学，没想到她的爆发力是这样的惊人，一连几次跳级，她不但在中学赶上了同龄孩子应有的水平，更顽强地占据了成绩排名班级第一的位置。

早在填写大学志愿时，她就很有远见地选择了一所名牌大学的冷门专业，这样一来，助学金和奖学金的配额都相对容易获得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她的贫苦窘境。

上了大学，她从孤儿中心脱离出来，凭借着学校的响亮名号，找了份兼职的推销工作。虽说专业不对口，但胜在她努力勤奋，从最底层做起，不断偷师学习，积攒经验。四年过去，大学毕业，她已久经职场，成为一名人脉强盛的金牌销售员。

当外企公司把华南地区销售副总监的职位推到她面前时，她变成了孤儿救助站里的传奇，教职员们都以她为荣，用她的事例来激励孩子，教导他们即使今天一无所有，只要肯努力，同样也能赢得一切。每个孩子都仰望着她，期望能取得像她今天这样的成就。

秦郡知恩图报，经常回救助站去做义工，耐心开导那些精神上流离失所的孩子，用自己的热情为他们点燃希望之火。

然而，没人能了解，这个温暖着大家的女孩，内心却被无名的恐惧所笼罩，她至今仍然在接受心理治疗。也许，最好的治疗就是打开记忆之门，重新审视那段不幸的童年经历，找到根源所在，才能彻底根除它。

这一刻，你应该可以理解，当秦郡第一眼看到尤古这座城市，产生似曾相识之感时，她的心情会是怎样的。





长久以来不解的谜团，终于要找到答案，她既畏又喜，当即搭乘了最快的班车赶来，趁着奇异的感觉还在，她要在这城市里转转，没准能回忆起那不堪的往事。

第一站就是尤古久负盛名的黄金海岸。出人意料，实景与旅游杂志上的图片相去甚远，到处都是人潮、噪音、垃圾，这些附带的外来物把她的美好感觉全都消磨了。

她只得转身离开，踏上了鹅卵石铺就的小道。

两分钟后，她随手推开了一扇旧货店的门。

这屋子不大，四十多平方米。古董旧货，琳琅满目。

各式陶瓷碗碟、铜铸人像、骨制挂饰，一大堆工艺品杂乱无章，挤拥在生锈的铁架上。商品太多，屋子中央的空地也被侵占了。落地大花瓶里边插满了孔雀羽，青铜神像威严而立，藤制箱柜透着民族风情。一张毫不起眼的窄凳上摆着写有“贵重商品，勿坐”的纸板。

秦郡瞥了一眼它的价格，顿时瞠目结舌。

那店老板是个中年人，生意场上打滚多年，练就一双金睛火眼。他看秦郡一身朴素打扮，不像买得起贵重货物的主儿，索性连招呼也懒得打，坐在一旁逍遥饮茶。

如果服务态度好些，他的生意应该更兴隆。连微笑都吝啬的店家，怎能获得丰厚回报？秦郡心下想着，而且铁架上的货物也摆放得过于凌乱了，应该主次分明，昂贵的商品就该摆放到显眼的地方，展现出它的尊贵之处，这样，掏钱的人才会觉得物有所值。

但，这和她有什么关系？

她只不过是匆匆过客，职业习惯地思考着问题。

心里嘀咕着不满，她朝门边走去，就要出门了，她把手放在玻璃门把上，轻轻一拉。

冥冥中，仿佛命运的齿轮在转动。

一阵微风吹过，哗啦啦，门边矮柜上堆放的一堆旧书旧杂志坍塌下来。

“怎么了？”店主人趿着橡胶拖鞋走了过来。

“对不起。”秦郡赶紧道歉，俯身去捡拾。

都是些陈年旧书，泛着微黄，大幅彩页，登载着各式玉器的图片。

一张黑白照片从书中飘落，闯入秦郡的视线。四个孩子现于照片中，两男两女，其中一个女孩极其面熟。有如灵光闪现，一个声音在说话，那女孩正是她，幼年时期的她！

